

千古绝唱

奇梦蛊惑穿越千年，只为你种下了爱的蛊，
一曲《红尘》倾动官闱，却不知冥冥注定有缘人。



烽火大漠

Feng hu
Dahan Xi
Hong yan

魔女恩 著

戏红颜

FENGHUODAHANXIHONGYAN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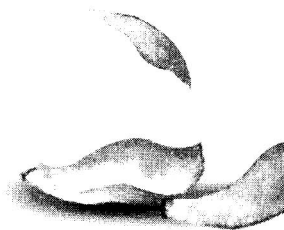
Feng huo
dahan xi
hong yan

烽火戏红颜

魔女恩

著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烽火大汉戏红颜/魔女恩恩著. --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 - 7 - 81097 - 837 - 8

I. ①烽… II. ①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8636 号

责任编辑: 刘 婷

封面设计: 小茜工作室

责任印制: 蔡进建

出版: 河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: 1/16 (700mm × 1000mm)

印张: 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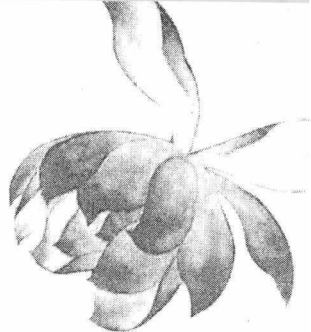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306 千字

版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81097 - 837 -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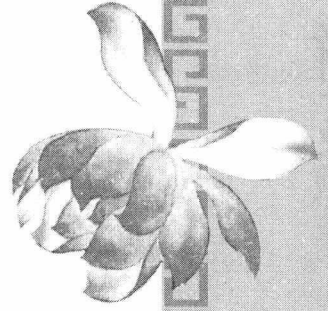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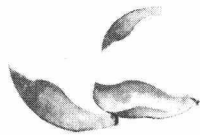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1 第一章 双盍奇缘 情系大汉
- 33 第二章 丑颜七将军 笑傲汉沙场
- 64 第三章 圣旨一道 赐婚丑女笑天下
- 95 第四章 刁蛮丑妃 迷情深陷
- 126 第五章 情定大漠 东征凯旋
- 155 第六章 丑女换颜 魅惑君心
- 184 第七章 汉室相争 誓揭面纱
- 215 第八章 情深意重 大闹皇官
- 247 第九章 女将出征 为爱倒戈
- 273 第十章 金蝉脱壳 采菊东篱
- 302 第十一章 善恶有报 神仙眷侣





第一章
双蛊奇缘
情系大汉



『一 奇梦蛊咒越千年』

乐往必悲生，泰来由否极，人生世事难料，否泰相对而生。

蔚氏巨额财产唯一女继承人蔚七七，再次从梦魇中惊醒，人说梦是祸福的先兆，七七不知是祸还是福。这是一个甜美、恐怖交替浮现的怪梦。

甜美的是：她与容貌难辨的古装男人温情相拥，在广袤沙漠之中痴缠，似火焚情……

恐怖的是：无数姜黄、蠕动的蛆虫向她爬来，咬她的皮肉，入她的肌肤，痛苦不堪。

七七无法解释其中缘由，却被此梦夜夜纠缠。她更没想到一个来自泰国的诅咒厄运降临了。

……

泰国知名的“降头”村，灰瓦低檐、雾气缭绕，村中百余岁的草鬼婆迎来了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。

器皿中的黄色蛊虫，令人反胃地蠕动着，草鬼婆将一只蛊虫夹到了单独的器皿中，枯黄、干瘦的手掌，犹如鸡爪一般伸向了中国女人。

“这只虫，能利用身边的事物去吸收宇宙的能量，令人心想事成，蔚太太，女孩子的血，带来了吗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女人诡秘地从LV皮包里拿出了一只玻璃小瓶，递给了草鬼婆。

草鬼婆接过玻璃瓶子，对着阳光凝视了一会儿，接着尖声怪笑起来。

“不要弄错了，送走了就回不来了！”

“不会的，送得远点，我要让她的幸运变成不幸，最好是战事不断的年代！”

草鬼婆鄙夷地看了女人一眼，“五十万也带来了？”

“带来了，草鬼婆，有什么办法再加一道蛊……让她离开了这里，也没有舒服日子过？”

“当然有……对于一个女孩来说，最痛苦的是什么？”

华贵的女人若有所思地摸了一下脸，阴险地笑了起来，“容貌……”

“再加五十万！”草鬼婆又伸出了枯瘦的手。

“我会给你的，只要你把事情办好！”

女人看着器皿中蠕动的蛊虫，厌恶地将目光瞥向了别处，不放心地问：“这种蛊虫不会中途死掉，她突然跑回来吧！”

草鬼婆在地上轻蔑地吐了口唾沫，“不会的，不过……容貌蛊虫，却有破解之术！”

女人听了此话，神色慌张起来，“破解之术？”

“如果不巧，有人爱上了她，并要了她的初夜，容貌蛊就彻底破解了！”

“哈哈！一个女人连容貌都没有了，还谈什么爱情，简直痴人说梦！”女人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包厚厚的钱，放在草鬼婆的面前，“两种蛊都下了！我要让她永远消失，并痛苦地活着……”

女人盯着器皿中的两只恶心的蛊虫，心中不由得大笑了起来，蔚七七，怪就怪你是蔚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作为继母，她必须维护亲生女儿的权利。

……

姓名：蔚七七。

年龄：年满十七岁。

外貌：短发，身高一米六九，爱穿体恤、牛仔裤、厚底旅游鞋，喜欢做很多酷酷的造型。

身份：玄德女子高中三年级学生。

性格：活泼好动，争强好斗，爱打抱不平。

爱好：擅长散打，曾经多次获得散打冠军，喜欢摇滚。

身份：蔚氏集团唯一女继承人，玄德女高大姐大。

人生格言：古有侠女，今有蔚七七。

……

“别看了，蔚七七来了……”

玄德女高大门外，几名男生将手中的关于蔚七七简介的纸张藏在了背后，互相拥挤着，表情渴望地向女高的大门望去。

十几个女孩子嬉笑着走出了校园，为首的一个女孩身材高挑，皓肤如玉，眉若淡烟轻抹，眼似桃花含苞，娇俏的鼻梁下，一颗樱红点缀。



这就是蔚七七，玄德女高大姐大，众星捧月的佼佼者，正带着她的女子别动队放学了。

“七七，又有爱慕者了……”身后的跟班推了蔚七七一下，七七的眼睛警觉地看向了那几个男生，男生们马上你推我搡地躲避起来。

七七撇嘴笑了起来，“胆小鼠辈，连过来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，不要理他们！”

远远的，一辆克莱斯勒豪华加长车开了过来，中年男司机恭敬地下了车，打开了车门，七七和那些女孩子挥了一下手，钻进了车子，绝尘而去。

蔚七七悠闲地坐在车里，无聊地打开了录像机，看着憨豆喜剧，向嘴里扔着爆米花，修长的双腿重叠着，一边看一边咯咯地笑着。

司机看着后视镜中的蔚七七，有钱人家无忧无虑的女孩子，巨额财产的唯一继承人，注定锦衣玉食，一生富贵。

车厢里，蔚七七正看得起劲时，车子突然停了下来，七七奇怪地向前看去，不晓得为何突然停车了。

司机举起双手捂住了脑袋，面色苍白，惊愕地说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多黄色的虫子？我的天哪，车上都是虫子！”

“搞什么？”

蔚七七打开车门，一只脚踏出车门，突感一阵眩晕，她听见一个女人嗡嗡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，双颊剧烈地抽痛着。她捂着脸，感觉有无数的虫子叮咬着她，眼前瞬间出现了幻觉，一条黄色的、巨大的虫子，向她蠕动过来。

“言叔叔，言叔叔！”

司机听见了七七惊恐的喊声，慌忙向后跑来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他看见蔚七七笼罩在黄色的光环中，人像风过沙尘一样，慢慢地分解了，一粒粒的消失着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

司机睁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，揉过眼睛，定睛看去，后车厢中只有正在播放的憨豆喜剧，哪里还有蔚七七的影子，他顿时愣住了……

『二 飞骑汉将现沙场』

恶心的虫子慢慢消失了，蔚七七眼前豁然明亮，松气之余仍觉疑惑，怎么会出现这样可怕的幻觉，犹如真的一般，许是这几天参加散打比赛劳累了，想想那些手下败将，她很快忘记了刚才的不快。

四下环视之后，七七恍然了。言叔叔呢？她的车呢？

七七诧异地发现，她竟然只身站在一片荒莽的黄土地上，视野之内，黄沙飞扬，狂风烈烈，脚下微微震动，轰鸣之声渐渐逼近。

翻滚浓烟之中，数以千计的飞骑军狂奔而来，金戈铁马、旌旗招展，飞扬的沙粒直扑人面，气势煞是壮观。

烟尘中的飞骑军渐渐清晰，蔚七七揉了揉眼睛，难道是海市蜃楼，映出了天兵天将？

脚下的震动、耳边的轰鸣和扑面的尘沙告诉她，这不是海市蜃楼，如若再不躲开，便成了马下冤魂了。

七七慌忙向旁边的沙丘上跑去，期望飞骑军队赶快离去。她凝视着这恢弘的场景，脑海中有无数的遐想，有一点她是可以肯定的，待返回家中，定要严厉地批评言叔叔，居然扔下她一个人跑掉了。

危情骤然急升，成千的金甲战骑，愕然停在了沙丘之前，马上皆是威猛的铠甲将士，如此阵势……足可以假乱真了，不晓得什么国产大片要上映了。

“抓住这个敌军士兵！”为首的一名将领挥动手中的佩剑，指着沙丘上的蔚七七。

敌军士兵？蔚七七有些火了，她又不是群众演员，没有理由配合他们演滑稽戏。

七七刚要反驳，几个士兵跳下战马，冲了上来，她的脖子上瞬间多了几柄明晃晃的刀刃，锋利程度不容置疑。

“别过分啊！喂，喂……”蔚七七喉间苦涩，眼睛瞥着刀刃，胆怯地用手指



尖轻轻地弹了一下，“搞错了吧？我是蔚七七。”

“闭嘴！一定是匈奴探子，不然为何不着盔甲，只身在战场出现？”一个士兵揪住了蔚七七的衣领，将她拖下了沙丘。

“刺探军情，回去交给三王爷处理！”

“丑陋的小子，一刀杀了算了！”一个副将装扮的人跳下战马，不屑地看了蔚七七一眼。

蔚七七觉得情形不妙，好像不是在拍戏，太过真实了。她一时有些怕了，言叔叔呢，她的车呢，她要离开这里。

蔚七七瞄准了机会，飞起一脚，踢倒了一个士兵，抢过马匹缰绳，踩住脚蹬，跳了上去。即使不会骑马，也顾不得了，她抱住了马的脖子，使劲摇着缰绳，马狂奔而出。

“快抓住她！”将领大声怒喝着，那名副将觉得很没面子，怎么让个丑小子，这么容易就抢到战马，逃走了呢。

副将跳上马背，带上了几个士兵，随后追了出去。

蔚七七闭着眼睛一路狂奔，脑海中不断地翻涌着，她到底在哪里？怎么有这么多野蛮人？他们会杀了她吗？

直觉告诉她，那条虫子一定有问题。

战马一声长嘶，突然停下来，蔚七七惊恐地睁开了眼睛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飞了出去。倒霉的马，怎么看见大坑都不通知一声，将她硬生生的摔到了土坑中，满脸满嘴的污泥。

蔚七七摔了个七荤八素，良久才爬了起来，此时坑上传来一阵嘲笑之声。

“还有这么笨的家伙，骑马不看路的，哈哈！”

“喂，你们这样是犯法的？”蔚七七冲着上面大声喊着。

“法！哈哈，我们三王爷就是法，一会儿将你带回去，看你如何再狡猾！”

“浑蛋！”蔚七七生气地咒骂着，不过转念一想，就这样耗着也不是办法，先上去再说，必须搞清楚状况，这是哪里，她的车呢？

“拉他上来！”副将叫士兵将蔚七七拉了上来。

为了防止蔚七七再逃跑，为首的将领叫人用绳子捆住了七七，更惨的是，蔚七七被扔进了囚车里，飞骑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这片荒凉的黄沙土地。

蔚七七看着庞大的军队，和周围的残垣断壁，陷入了一片匪夷所思的茫然

当中。

军队走了几个时辰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七七放眼望去，发现到处都是驻扎的帐篷，一队队古装士兵来回巡逻着。

这里是军营驻地，出了囚车，七七被士兵推进了一个铁门中。

铁门后是阴暗的土牢，一些囚犯东倒西歪地倚在角落里，一阵阵恶臭扑鼻而来。蔚七七平日娇生惯养，如何受得了这个，捂着鼻子蹲在了铁门旁。

一个比七七大点的男人凑近了她，“小兄弟，匈奴人吗？怎么被抓进来了？”

“匈……匈奴？”蔚七七的身体后挪了一下，诧异地看着他，什么匈奴人？匈奴是历史上一个野蛮部落，最后被大汉歼灭了，别告诉她，这里是汉朝！打死她也不信。

“和匈奴打仗，也抓了一些无辜的人。”

“是和匈奴打仗？你干脆说这里是汉朝算了……”七七鄙夷地说。

“怪人，这里是大汉军营，统帅是三王爷刘仲天！”

真是汉朝……七七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三王爷刘仲天？大汉军营？言叔叔的车把她送到了大汉朝？她穿越了时空，来到了久远的古代？七七拍了一下自己的面颊，追问着。

“你不是撒谎骗我吧？不要开玩笑啊！”

“撒谎？我可没那个心情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脑袋了！”

蔚七七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土牢，掉……掉脑袋，她才刚满十七岁，高中还没有读完，钱也没有花完，她可不想死。七七想到了这里，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冲铁门外大喊了起来。

“喂，开门，你们搞错了，我是玄德女高的蔚七七，快放我回去！”

外面无人回应，七七焦急万分，干脆无休止地喊了下去。

“我是蔚七七，不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，我走错地方了。”走错地方？蔚七七觉得此话可笑，她怎么走来的都不知道，用两条腿吗？

“有人吗？快放了我，我要离开你们这个破地方！我不是匈奴人！”

“王八蛋！龟孙子！”

“刘仲天，快给我出来，放了我！”

蔚七七不停地喊着。身后的男人张口结舌，胆怯地拉了七七一下，小声地说：“你疯了，三王爷的名字你也敢叫，不怕他们杀了你的头！”



“没有王法了吗？凭什么杀我的头，我又不是匈奴人！还有，总统的名字都可以随便叫，他刘仲天很特殊吗？还不是历史的一粒烟尘！”

果然，铁门被打开了，几个士兵愤怒地走了进来，“他妈的，活够了是不是？谁在叫王爷的名字！”

“是我，快放了我！”

“丑小子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！”

一个士兵揪住了蔚七七的头发，将她拖了出来，谁知七七的头发太短了，士兵手一滑，七七钻了空子，抬腿就跑。

“抓住他，臭小子！”

蔚七七也是练过散打的，岂是一般的柔弱女孩，她一溜烟地朝营地里跑去。

追赶的士兵大声呼喝着、追赶着，迎面的士兵也迎了上来。

糟糕，蔚七七有些慌神了，后有追兵，前有拦截者，如何是好？情急之下，她瞥见了右面的一个帐篷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保命要紧，于是一头钻了进去。

刚钻进去，一队士兵走了过来，守在了帐篷的门口，真是庆幸，赶上换岗了。

“看见有个毛头小子跑过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！这里很安全！”

“要注意严加防范啊，要是疏忽了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”

“是！”

……

蔚七七大汗淋漓，直喘粗气，心想真是倒霉，穿到了大汉，不知怎么才能回去？这里没有宽敞的马路，没有奢华的现代都市，最主要的是没有了车和司机、憨豆喜剧、互联网，天哪，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。

唯一可以纪念过去好生活的，就是身上这件衣服、脚下的旅游鞋，还有身后的书包了。

“神啊，救救我吧，送我回去吧！我可是玄德女高的大姐大，蔚氏财团的女继承人啊！”蔚七七痛苦地嘀咕着。

“谁？谁在那里？”

帐篷内有人？七七缩了一下身子，试图躲避，突觉脑后风声响起，有人一把抓住她的衣领，拎了起来，接着有人勒住了她的脖子，那是一条健硕赤裸的

手臂，湿漉漉的还挂着水珠，七七扭头看去，一个刚刚出浴，赤裸着身体的男人……

惊慌避开了目光，七七面红耳赤，却不敢大声叫喊，生怕招惹了外面的士兵，麻烦会接踵而至。

手臂渐渐收紧，七七脚下后退着，单薄的衣服，隔不住男人身体传来的温热，她越是极力躲避，越被扣紧在男人的怀中。

“你是谁，怎么进的大帐？想刺杀本王吗？”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，低沉、富有磁性，七七联想到了电视剧里的男主角，皆是这样好听的声音，不知此人样貌如何？

“说话！我只要手臂一用力，你的脖子就断了……”

“别，别，放了我，我不是刺客，全是误会，我只想回家！”

“回家？”

“对呀，我好想家啊！”

“你真不是刺客？”那人不相信蔚七七，手不老实地在七七的身上摸了起来。

蔚七七羞恼地挣扎着，堂堂蔚家女继承人，有人竟敢如此戏弄她，活得不耐烦了。

动作没有停止，大手在她腰间摸索着。七七忍无可忍，抓住那人的手臂，一个散打招式的上勾拳，打向男人下颌。

一般人中拳会仰面倒下，那人身体一闪，头一歪，没有中招。蔚七七打算再来个旋风腿，可是不等她的腿踢出时，整个人就被横着抱了起来，两人打了照面。

男人身材健硕，宽肩阔背，发髻高高绾起，剑眉星目，眼神深邃迥然，有种沉淀之后的迷人魅力。男人有些愤怒，目光如炬直射在了七七的脸上。

蔚七七目光下移，看到了紧绷的胸肌，而她的身体切合地贴着他，她慌乱地紧闭双目，不敢再看。

男人手指一扬，点了七七的穴道，将她扔在了地上，然后大步走进了屏风，匆匆地穿上了衣服。

衣着整齐后，男人走到了七七身边，蹲了下来，捏住了七七的下巴，仔细地审视着，觉得面前的这个冒犯者奇装异服，好像还是个孩子，瘦弱无骨，再向脸上看去，他不由得紧蹙眉头，这男孩儿脸上横七竖八的多道黄色隆起，如



虫子一般盘踞着，样子十分丑陋。

七七大胆地睁开了眼睛，瞪着面前的男人。男人也疑惑地盯着他，这男孩儿虽然丑陋，却有一双明净灵动的双眸，摄人心魄，不由得看出了神。

“你身上没有武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男人质问着。

“都说是误会了，快放了我！”七七眼睛骨碌碌地转着，原来古代真有点穴功夫，果真厉害，让人动弹不得。

“你会功夫？”

“那是散打！”七七说完就后悔了，在陌生人面前，还是少说为妙，不然更难脱身。

“士兵告诉我，今天抓了个匈奴奸细，从描述的外貌来看，应该是你吧！”

“我不是匈奴奸细！”七七气恼地大叫了起来，奸细就是间谍，她才不是间谍。

她这一嗓子，把外面把守的士兵惊动了，帐篷外一阵骚动，一个副将带着士兵飞快地冲了进来。

“王王爷，发生何事了，刚才土牢里跑了一个匈奴奸细！”

他刚说完，一眼看到了地上的蔚七七，马上指着她，大喝着：“就是他！”

副将惊慌失措地跪下来，“王爷赎罪！我们马上把他带下去！”他一挥手，士兵们冲了上来，将蔚七七拖了起来。

『三 汉王统帅心生疑』

蔚七七被点了穴道，浑身无力，这么被拖出去，不会是杀头吧？她还不到十八岁，就这么死了不是亏了吗？

“等等，我不是匈奴奸细，能不能听我说，我是玄德女高的！”七七一着急又说漏了嘴。

“等一下！”被称呼为王爷的男人喝止了士兵，他在大帐中间的虎皮椅子上端坐了下来。

“你说说看，你是谁，怎么出现在匈奴的战场上？还奇装异服？”

七七想了一下，不能再说实话了，只要能逃过这一劫，再想办法离开大汉吧，什么王爷、匈奴，她可不感兴趣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和我叔叔是小生意人，出来时，不巧叔叔被匈奴人抓了，我不知道去哪里救他，听人说，这里正和匈奴人打仗，就想过来解救叔叔，结果误打误撞的被你们抓了。我可不是奸细啊！你们看我这瘦弱的样子，哪里像匈奴人……”

七七看了一眼大帐里端坐着的威严男人，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委屈地说：“王爷，你刚才也搜过了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！”

“三王爷，不能相信这个小子，在战场上，他抢了马，差点逃跑了！”副将不放心地说。

“喂，你们又杀又砍的，难道让我等着死啊，就是杀猪，猪还知道跑呢，何况人……”七七白了他一眼，声音越来越低。

“杀猪？”王爷目光敏锐地看着蔚七七，笑了起来，“我相信你不是奸细！不过暂时不能放了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现在正是围剿匈奴的战乱时期，我们缺人，你身手不错，留下来效力吧！”

“留下来？”七七寻思了一下，主意不错啊，一时之间，也无处可去，战乱时期，若是被匈奴抓了，不是更惨。

“谢谢王爷……能解开我的穴道吗？很难受的！”七七倒在地上，腰酸背痛。

“王爷！”副将欲言又止，却又不肯违抗，手已握住剑柄，随时准备一剑杀了蔚七七。

三王爷走到了七七面前，解开了她的穴道，然后盯住她的眼睛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蔚七七，对了，你叫刘仲天是吧？”七七不假思索地嚷着。

副将终于怒了，大喝着，“大胆，敢直呼王爷的名讳，你是不是活够了！”

“取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吗？”七七站了起来，抬起下巴，不示弱地看着副将。

“以后叫我王爷，不然小心你的脑袋！”三王爷坐回了椅子上，冷冷地说，“你在刘副将手下做个小卒吧！”



“不行！”七七瞪大了眼睛，她才不跟着这个凶巴巴的家伙呢，看他那副德行，好像打算一剑结果了她，跟着他，说不定不等回去，就完蛋了。

“你敢违抗军令？”刘副将走上前一步，凶目圆睁，蔚七七吓得身体一抖，连退三步。

“不是说……要知人善用，取长补短吗？你这么凶干什么？”七七狡辩着。

“知人善用？”三王爷皱起了眉头，“那你认为你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我会的东西很多的，一时……也说不清楚！”七七挠了挠头，其实她不知道她能做什么，从小被人侍候惯了，搞怪捣蛋还差不多。

“留在我的大帐，让我看看你都会什么，正好我缺一个随身侍卫！”

“对对！”七七接了下来，“我可以保护你！”

刘副将差点喷出来，“王爷还用你保护？瞧你那副瘦架子，如果不是那副尊容，跟女人有什么区别！”

七七疑惑地摸了一下脸，感觉脸上有很多突起，她狐疑地看着刘副将。

“我很丑吗？”

“简直就是丑八怪！”

“好了，我还有文书要批阅，你们都退下去！”

三王爷制止了他们的争吵，吩咐着七七，“帮我研墨！”

刘副将带着士兵退了出去，七七走到了三王爷的书案前，研墨？以前都是在电视里看到，今天终于见到真货了。

七七一边研墨，一边欣赏着砚台，这可是奇珍异宝啊，爷爷一直喜欢收藏古董，估计没有一样比这个珍贵吧，如果拿回去送给爷爷，他一定乐开花了。

三王爷刘仲天专心地批阅着文书，不自觉地目光移到了七七研墨的手上，有些疑惑起来。

“你的手一点也不像干过活的生意人，十指雪白细腻，刚才撒谎了吧？”

不等七七反应过来，手已被三王爷握住了，怎么也抽不出来。

三王爷仔细地端详着，这是一只女人的手，而且是精心呵护的女人手。

三王爷见过的女人不少，没有一个有着如此好看的手，可惜……偏偏是一个男人长了女人的手。

七七尴尬地解释着，“是，是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你看，我到现在也很瘦弱，所以一直就不怎么干活。”

“是吗！”刘仲天松开了她的手，冷笑了一下，他并不相信七七的话，也不认为她是奸细，七七举止怪异，还有一双让三王爷迷惑的眼睛。

“不用研墨了，去把我的床铺整理一下！”

七七应了一声，绕过绣有莲花的屏风后面，看见了一个硬板床铺，原来王爷就睡这样的床啊，七七按了一下，好硬啊，和她的大软床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皇帝的床也就那样吧？

“看什么？”

三王爷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了起来，七七吓得差点跳了起来，她慌忙转过身，指了指床。

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！帮我宽衣！”三王爷站在了七七的面前。

七七顿觉羞涩难当，意欲发火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还是压制住了，她现在是三王爷的随身侍卫，不再是呼风唤雨的蔚七七了，忍耐是必须的。

七七慢腾腾地解着三王爷的腰带，头低垂着，眼睛恨不得掉在地上，她不敢看三王爷的脸，心神慌乱，长这么大，这是初次近距离接触除了爷爷和爸爸以外的男人。

“你这样扭扭捏捏，要脱到什么时候，滚开！我自己来！”刘仲天打开了她的手，指了指屏风外面的地铺，“你睡那里！夜里随时听从使唤！”

“我睡地上？”七七怪叫着，语气里夹杂着明显的不满。

“不睡地上，你睡哪里？”

七七指了指三王爷的床，“我睡这里，你睡地上！”

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叫堂堂的大宋王爷睡地上，蔚七七真是活够了，她激怒了三王爷。

“你敢睡王爷的床？”刘仲天凶狠地捏住了七七的下巴，质问着。

七七痛得说不出话来，眼睛不服气地盯着刘仲天，他那破床，若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她才不稀罕呢。

蔚七七感觉她的双脚腾了空，人被刘仲天单臂夹了起来。他大步地走到了屏风外，将七七扔在了地铺上，“看来我要吩咐刘副将好好调教一下你了。”

一提到凶悍的刘副将，七七顿时老实了，“不用，王爷，这里也挺舒服，你，你去休息。”

